

外国语言、文学 论文选

大连外国语学院
学术委员会编印

编辑说明

为纪念我院校庆二十周年（1964—1984），特编辑、出版外国语言、文学论文集（内部发行）。

外国语言、文学论文集共出版三部：

一、《姚念赓论文集》

二、《日本语文法小论集》（初玉麟 著）

三、《外国语言、文学论文选》（只选新时期以来我院外语教师在国内外公开刊物上发表论文三篇以上或有专著出版者的作品）。

本论文集的出版，反映了我院的部分科研成果，必将起到鼓励学术研究的作用。

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

1984.10.

刘 和 民 文 选

- 汉语存现句和日语が型句
- ト、タラ条件句的时态特征
- 日语的主语、主格、主题
- 现在时和终止形
- 释“ヨウダ”
- 汉语和日语的可能式

目 录

刘和民文选

- 汉语存现句和日语が型句…… (1)
- ト、タラ条件句的时态特征…… (11)
- 日语的主语、主格、主题…… (29)
- 现在时和终止形…… (37)
- 释“ヨウダ”…… (50)
- 汉语和日语的可能式…… (59)

汪榕培文选

- “——OF——”结构的修辞作用…… (1)
- 英语并列同义词的语义和文体特征…… (9)
- 美哉西风——读雪莱的《西风颂》…… (28)
- 大海掀起的思潮——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片断欣赏…… (45)
- 情以理达 情见乎辞——华兹华斯的《水仙诗》赏析…… (60)

张后尘文选

- 论科学语体在俄语专业教学中的地位——教学改革中的一个现实问题…… (1)

- 论俄语科学语体及其内部特征…… (14)
- 论文学翻译的美学原则…… (29)
- 名词同一性修饰语的俄译…… (46)

方仁杰文选

- 法语称呼语的构成及其运用…… (1)
- 转换生成语法在法国的影响及其实用价值… (11)
- 如何取代CHOSE, HOMME,
GENS和PERSONNE…… (30)
- 法语部分形容词副词化浅谈…… (39)
- 圣——德克絮佩里生平及其作品特色…… (46)

罗兴典文选

- 和歌汉译要有独特的形式美…… (1)
附：科学的争鸣 深刻的教益
- 日译汉中的“拆句”法与“并句”法…… (11)
- 色彩、转译和引伸…… (19)
- 一颗苦追光明的诗心——读石川啄木
“能吃的诗”…… (29)
- 试论日本近代浪漫主义诗人岛崎藤村与土井晚翠的
诗歌风格…… (41)

汉语存现句和日语が型句

·刘和民·

(一)

按照传统的习惯，汉语句子的基本模式是“主—谓—宾”。但是动词后面的实体词并非都是宾语——或是说，是否都应归为宾语是有争议的。除宾语和补语有时混淆难分外，这样的句子也是有争论的：

下雨了。

刮风了。

来了两个大学生。

这种句子一般认为是无主句。（我认为这类句子，不妨视为“存现句”的一种。以下把它和存现句一并讨论）。但是句中的“雨”、“风”、“大学生”是什么成分，历来是有争论的。有人从施受关系的语义结构出发说是主语，有人从词序的形式结构出发说是宾语，还有人主张是补语。这些不同的意见我们暂时不去讨论，这里只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类句子译成日语时都是が型句，汉语动词后面的体词在日语中都是以“が”为标志的主语。上面三个句子译成日语是：

雨が降った。

風が吹いた。

大学生がふたり来た。

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除上面这种形式外，所谓“存现句”和“有字句”也是如此。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壇上には議長団が坐っている。

门口蹲着两个大石狮子。

門前には大きな石の獅子がふたつうずくまっている。

桥上站着一个妇女。

橋の上には婦人がひとり立っている。

(B) 有个妇女站在桥上。

婦人がひとり橋の上に立っている。

有个战士死了。

兵士がひとり死んだ。

有个客人在客厅里等你。

お客さんが応接間であなを待っています。

A, B两组汉语句，A组是存现句，B组是兼语式的“有字句”（“有”的宾语兼作另一动词的主语）。这些句子译成日语时（用日语表现同一内容时），不一定只有一种格式。然而有一点是不变的：和“下雨了”一样，句中体词必以

“主语ガ”的形式出现，不会以“主题ハ”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使我们意识到，汉语和日语的这种句子之间必有某种一致的东西，必有某种实质上的共同点。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语系，有各自不同的语法。

为分析这一问题，还可以举些例子。

a) 下雨了。 雨が降った。

b) 雨下了三天三夜。 雨は三日三晩降りつづいた。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壇上には議長団が坐っている。

b) 主席团坐在台上。 議長団は壇上に坐っている。

a) 昨天死了一个战士。 兵士がひとりきのう死んだ。

b) 那个战士昨天死了。 あの兵士はきのう死んだ。

a) 有个客人等你。 お客さんがあなたを待っている。

b) 那个客人还等着你哪。 あのお客さんはまだあなたを待っているよ。

a) 组（汉语的无主句、存现句或有字句）都是日语的ガ型句（主语——谓语句），b) 组（汉语的主谓句）都是日语的ハ型句（主题——解说句）。不论在汉语或日语里，a) 组的体词都是无定的，未知的事物，b) 组的体词都是有定的，已知的事物。这种对应关系很清楚，很规整。

从以上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a) 组句子在汉语和日语里有如下共同的特征：

(1) 这种句子的语法意义是对未知事物的存在、出现，第一次作介绍。这也意味着句中的实体词必然是无定

的，未知的。

(2) 动词与实体词紧密结合，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报告一个现象。它回答的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昨天死了一个战士”（兵士がひとりきのう死んだ）就是回答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至于“那个战士昨天死了”（あの兵士はきのう死んだ）则是回答：“那个战士怎么样了？”

(3) 汉语此类句子的动词和体词之间不能停顿，更不能插进其他的词语。日语ガ型句的主谓之间联结没有这么紧密，中间也可以插进别的词语，但同ハ型句相比，主语和谓语的结合还是比较紧的。

- | | |
|---------------|------------------|
| *a) 下，雨了。 | ？雨が，降った。 |
| b) 雨，下了三天三夜。 | 雨は，三日三晩降りつづいた。 |
| *a) 死了，一个战士。 | ？兵士が，ひとりきのう死んだ。 |
| b) 那个战士，死了。 | あの兵士は，死んだ。 |
|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 ？壇上には議長団が，坐っている。 |
| b) 主席团，坐在台上。 | 議長団は，壇上に坐っている。 |

这种情况表明，汉、日两种语言的这类句子，体词（不管它叫什么成分）是依附于谓语（动词）的，是谓语的从属部分。汉语上述的无主句和存现句动词后面的体词不仅词序同宾语一样，它对动词（谓语）的依附关系也是无法否定的。但是从语义结构来说，它毕竟是施事主体，这与宾语完全不同。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这类词的成分还是认定为补语，较

为妥当。至于有字句中“有”后面的体词是宾语，这是没有争议的。在日语里，“雨が降った”的“雨”的的确确是主语，但是日语的“主语ガ”本来就是依附于谓语的补足因素。有的人主张日语的主语只是“連用修飾語”或“補語”的一种，与印欧语的主语不同，也是从这个依附关系着眼的。而且从助词“ガ”的变迁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让我们引用一段大野晋的文章：

……がは古く、「体言が体言」という形で使われる助詞だった。がの下は体言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だから、がの下が単純な終止形で終わる用法は存在しなかったのである。ところが、鎌倉・室町時代に、連体形が終止形を亡ぼして終止の役割を兼ね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連体形とは本来、体言にかかるとともに、それ自身、体言の資格をもつものだった。だから「体言が体言」にかわって、「体言が連体形」という表現が可能のはずであった。……終止の役割に連体形が入りこむという事態が生じた結果、「体言が連体形」から「体言が終止形」という文型が生じたのである。

このように見てくると、がは、その上に新しい情報を持ちこみ、それと一体となって下の体言の形容語・条件句をつくること、つまり未知の情報を加えることに、その歴史を一貫する性格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と思う。……

汉语和日语虽属不同语系，但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似之处的。汉语存现句的实体词尽可不必叫作“主语”也还是动词的施事主体，不过这个施事主体，仅是给那个动词增添某个“未知の情報”的东西，正如日语的《主语ガ》一样。

上面的对比分析表明，汉语存现句动词后面的体词与日语的が型句的主语有相似的语法意义。现在再看存现句句首的时间处所词应当算什么成分。

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主语，一种认为是状语。

我认为这种词语应当是主语。不过对于汉语通常所说的“主语”应该作一个注脚：“主语是句子陈述的对象”，换句话说，也就是谈话的题目。它的语法意义相当于日语的主题——“体言ハ”。

台上坐着主席团

门口蹲着两个大石狮子

桥上站着一个归女

昨天死了一个战士

这类句子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台上”，“门口”，“桥上”，“昨天”为一部分，这是要求对它陈述，对它进行说明的谈话的题目。“坐着主席团”，“蹲着两个大石狮子”，“站着一个妇女”，“死了一个战士”，这部分的作用是对前一部分作说明，即围绕谈话的主题进行陈述。这种句子是回答什么问题呢？它们是回答：

台上有什么？（或台上的情况如何？）

门口有什么？（或门口的情况如何？）

桥上有什么？（或桥上的情况如何？）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或昨天的情况如何？）

可见汉语的主语基本上与日语的主题（也有笼统地称为主语的，但它与“体言が”明显不同）相似。汉语的主语同日语的主语性质不一样，同印欧语的主语性质也不一样。

依照这种看法，上述的“台上”、“门口”、“桥上”、“昨天”

就都应称之为主题——既不是状语，也不是印欧语或日语里的那种“主语”。不仅存现句里的时间词处所词可以这样分析，汉语其他句子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这样分析。

(二)

主语这个语法范畴来自印欧语。印欧语的主语一般有以下特点。(1) 它和谓语一样是句子不可缺少的成分，是句子的两大支柱之一。例如英语虽也有无主句，但那是较少的例外，有时倒是在本来没有主语的地方加上一个主语。(如 *It is raining today*)。(2) 主语的性、数、格决定或影响谓语的形态。(3) 主语(除被动句等外)多是施事主体。英语就不可能说 *The wine doesn't drink*。这几点，日语的主语只具备第(3)点，汉语的主语不具备这些特点。日语的主语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主语(印欧语语法所说的主语)，汉语的所谓“主语”则更既不是印欧语的那种主语，也不是日语的那种主语。汉语的主语问题长期争论不得解决，依我看来，原因就在于汉语本来没有印欧语那样的主语。概念不明确的东西，一定要分析它，如何能分析出结果呢？无怪乎有人主张干脆从汉语中取消主语一说，一律称之为“补语”，把“主席团坐在台上”和“台上坐着主席团”两句里的“主席团”都看做是对中心词谓语“坐着”的补充，称之为“补语”。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把什么都包括到“补语”里去不见得妥当。但这种意见也反映了汉语里可能不存在本来意义的“主语”这个成分。

那么，通常我们所说的“主语”究竟是个什么成分呢？我认为它恰恰是主题。主题就是围绕它进行判断，描述的对

象，是谈话的题目。用这个新概念代替“主语”的旧概念，是符合汉语的实际的。试以前述存现句中时间处所词为例，这些词是句子陈述的对象，也位于句子开头，但无论如何不是施事主体。它不应是印欧语意义上的主语，而只能是类似日语“体言ハ”那样的主题。汉语里被称为“主语”，但由于语序的形式结构同语义结构（逻辑）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长期争论不休的例子是很多的。

动物园去了，熊猫没看。

動物園（へ）は行ったが、パンダは見なかった。

烟已经戒了。

タバコはもうやめた。

酒不喝了，菜再吃点。

酒はもういい。おかずはもうすこしいただこう。

里屋住人，外屋放东西。

奥の間（に）は人が住み、その間（に）は荷物を置く。

王冕七岁死了父亲。

王冕は七つのとき父が死んだ。

上面这些句子，汉语的主语和日语的主题有着极整齐的对应关系。这完全不是什么偶然，是由于它们在实质上有着相同的语法作用。日语里说“タバコを止める”，“パンダを見なかった”时，“タバコ”和“パンダ”是宾语；说“奥の間に人が住む”时“奥の間”是状语。但这些句子用上面的“タバコは……”、“パンダは……”、“奥の間は……”形式表现时，这带“ハ”的词就不再是原来的成分而是主题了。在汉语里，同样是原来的宾语、补语……等作为“陈述

的对象”加以陈述时就挪到句子前头。这时它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成分，而是主题了。主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受语义结构的限制，不受施事、受事等逻辑关系的限制。（在日语里表现为不受格的限制。）如果把这叫“主语”，那当然也可以。不过这样的叫法很难克服语序形式和语义结构的矛盾，且容易同印欧语所说的主语混为一谈，作为一个语法概念是不严密的。所以我们认为，上面例句中那些划底线的词，成分是主题。

汉语关于“主语”的定义，一般是说“主语是句子的陈述对象，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怎么样或者是什么。”

这个定义，大体上可以用来说明我们提出的“主题”这一概念。但作为主题的定义它又有不严密之处。按照以上分析，“王冕七岁死了父亲”这句话，“王冕”是主题。但是这句话的谓语是“死了”。如果说“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说明主语怎么样或者是什么”，那就等于说“王冕死了”。而这是不合原意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说“谓语对主语加以陈述”是不太科学的。这样的提法，还是保留着印欧语的主谓关系的影响，不适用于汉语。汉语的主题（如“王冕”）并非仅仅由谓语（如动词“死了”）来陈述，而是由以谓语为中心的一系列词的组合来陈述的。这个组合里可以包括宾语、补语、状语等等。所以这个句子的结构是：

王冕	—————	七岁	死了	父亲
主题		状	谓	补

拿这个公式说明前面的存现句也完全适用。“台上坐着

主席团”。并非只是谓语“坐着”对“台上”进行陈述，而是“坐着主席团”组合在一起对“台上”进行陈述，说明台上是什么情况。这表明，主题（如果我们把汉语的主语这样叫的话）不是同宾语、状语、补语等同级的范畴，甚至也不是同谓语同级的范畴，不是象印欧语的主语那样同谓语处于平分秋色的地位。这是主题区别于主语的另一特点，应当强调指出的。

据有的语言学者说，世界上各种语言，有的有主语没有主题，有的有主题没有主语，有的有主语也有主题，有的两者皆无。我没有读过这种著作，不知确否。但是，英语有主语但没有主题，日语有主语也有主题，是不错的。那么，汉语是只有主题没有主语，还是有主题也有主语呢？这问题很可以探讨。但不管怎样，汉语语法引进“主题”的概念，我认为还是有益无害的。

参考文献：

史存直：语法三论

罗英风：论存现句（韩山师
专学报80年第2期）

大野晋：日本語の文法を考
える

ト、タラ条件句の時态特征

刘 和 民

一

连接助词《ト》和助动词《タラ》（《タ》的假定形）以《AトB》，《AタラB》的形式构成条件句，表示在A的条件下出现B的状态或产生B的结果。

《Aト》、《Aタラ》都可以用于以下几种场合。

（一）将来时

- （1）九時に行っタラ間に合います。
- （2）あした試験がすんだらあそびに行こう。
- （3）もし運賃がまた上がるト、もう旅行なんかでき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二）现在时

- （4）もうここまで来たらあとは一人で帰れます。
- （5）そんなことを言われるト挨拶に困ってしまいます。

（三）过去时

- （6）先生のお宅へ伺ったら、先生はるすでした。
- （7）宿屋を出るトいい月夜でした。

（四）非特定时

- （8）そう知ったら誰でも興ざめするだろう。

(9) 青と黄色を混ぜるト緑色になる。

以上所说的将来、现在、过去、非特定诸时态，是指全句（即主句谓语）的时态，非指条件句的时态。条件句作为一个从属句，自身没有时态。条件句中的《ト》和《タラ》都只表示一件事情的实现或完了，它的时态由主句决定。

《ト》和《タラ》的许多习惯用法，如《～タライイ》、《～タラドウダ》、《～トイイ》、《～ニヨルト》、《ソウスルト》等等，按其不同性质可以分别归入以上几种时态。

将来时的用法，一般称为“假定条件”，现在时和过去时的用法一般称为“既定条件”，非特定时的用法一般称为“恒定条件”。本文从时态的角度分析，是因为这样便于对问题作深入一步的探讨。

尽管《ト》和《タラ》都用于以上几种场合，但出现的频度却明显不同。根据粗略统计，大致可以说：

将来时： 《タラ》占大多数；

现在时： 何者占多数不详，可能相差不多；

过去时： 《ト》占绝大多数；

非特定时： 《ト》占绝大多数或几乎全部。

换句话说，《タラ》主要用于将来时，《ト》主要用于过去时和非特定时。这个分布状况显示了两个词的特征。

二

将来时《タラ》有两种用法：（一）假设，（二）预言。

（一）将来假设。这种《Aタラ》是一种设想，A可能